把“搞坏”变成“搞懂”



孙子上一年级那阵儿，简直是个名副其实的“破坏大王”。因为他，我家还生生给过出个“破坏节”。

那是个周日的下午，我正蹲在阳台上给君子兰擦叶子。突然，“哐当”一声巨响从客厅传来，紧接着就是孙子哇哇的哭声。我手里的抹布一扔，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去。一看那场面，魂儿差点没飞了——家里那台祖传的老座钟，正大卸八块地躺在地板上。黄铜齿轮、发条、指针散落一地，活像出了车祸的机械内脏。

孙子手里还死死攥着把小螺丝刀，脸上糊着鼻涕和眼泪，缩在沙发角里，像只受了惊的小鹌鹑，等着挨揍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把心头的火气和心疼使劲压下去。走过去蹲在他面前，把他揽进怀里，拿袖子把他那张大花脸擦了擦，尽量温和地问：“奶奶的小祖宗，你倒说说，怎么把它给大卸八块了？”

他抽噎着，半天才憋出一句：“我想看看……它的‘滴答滴答’是从哪里发出来的……我还想让它走得快一点，别总是慢吞吞的。”

听到这话，我心里的火气“噗嗤”一下全灭了，甚至还有点偷着乐。现在的孩子，大多只会盯着电子屏幕，对身边实实在在的东西没半点兴致。他却想探究钟表里藏着的秘密，这股子刨根问底的劲儿多难得啊！

于是，我做了个让他目瞪口呆的决定。我把地上的零件拢了拢，拍了拍手宣布：“既然拆开了，就别想这么轻易完事。今天这钟你必须装回去。装不好，晚饭你就只能啃钟壳子！”

接下来的整整六个小时，祖孙俩就趴在地板上跟那堆破铜烂铁死磕。小家伙知道找帮手，用我的手机拨通了当工程师的舅舅的视频，小家伙一边举着手机让舅舅看图纸，一边趴在地上对比零件，模样活像个正在做显微手术的大夫。

重组的过程是真折磨人。最小的游丝怎么也装不进去，孙子急得把螺丝刀摔了两次；细小的弹簧把他的手指头夹出了血泡；脑门上的汗直往下滴。

好几次，他抬起头可怜巴巴地看着我，眼神里全是求饶。这时候我要么递给他一杯温水，要么拿毛巾给他呼噜头上的汗，却就是不松口：“别急啊小子，搞坏是本事，修好才是能耐。你想知道它为什么走字，就得受这份罪。来，咱再试一次！”

直到夕阳落山，客厅里被晚霞染得通红，孙子终于把最后一颗螺丝拧紧了。虽然时针和分针装反了一点点，走起来“吧嗒吧嗒”像在打摆子，但当他亲手拨动发条，听到“咔哒”一声脆响时，我清清楚楚看到他眼里闪过的光。那光芒，比考了双百还要亮。

从那天起，我家就立了个不成文的规矩：只要不是恶意搞破坏，任何“拆解”都被允许。他拆过我的旧收音机，拆过坏掉的遥控器，甚至把我闲置的洗发水倒在一块儿想发明“新配方”。家里经常乱糟糟的，但也时常能听到他有“成效”后的笑。

有人问我为啥由着他拆。其实道理很简单：再美好的东西，只要你把它破坏了，就得面对这一地鸡毛。而把这团乱麻重新理顺，就是把小家伙脑子里的那根筋一点点捋直的过程。

后来他上了三年级，做数学题遇到最让人头疼的“行程问题”，小眉头一皱，竟然跟我说：“奶奶，这题就像当年那个拆散的座钟。我把它拆成‘路程’‘速度’‘时间’三个零件，慢慢拼起来就行了。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我乐出了声。“搞破坏”倒让他学会了专注和耐心，更让他知道，犯了错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连收拾烂摊子的勇气都没有。

看着小家伙如今伏在桌上的背影，我心里踏实得很。搞坏了能修，犯了错能担，这份把烂摊子收拾成好局面的底气，足够他以后遇着啥事都不慌了。

苏应纯

不抱怨才是孝

前几年，我借给表姨家的表弟5万块钱，可这个表弟不好好过日子，日子越过越差，还钱的事没指望了。

我心里有些郁闷，回到娘家忍不住对父母发牢骚：“妈，要不是你鼓动我借钱给表弟，我还不借给他呢！现在好了，5万块钱打了水漂。”母亲没吭声，父亲在一旁替母亲辩解：“当初是你说你表姨对你不错，要帮你表弟。”我不服气地说：“要不是你们一再提我上学时表姨对我多好，我才不会借钱给表弟。”父亲和母亲都不吭声了，但我看到母亲露出不安的表情，父亲也低头抽烟。

这件事我抱怨过后暂时放下了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过了没几天，母亲打电话来说：“我和你爸商量好了，把我们攒的5万块钱给你，算是替你表弟还了。反正我们也花不了多少钱，这钱给你们有用……”母亲的话还没说完，我就说：“妈，这钱怎么能让你们还呢。我那天就是随口说说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借钱这事就是我自己的主意。表弟还不上钱就算了，这钱就当我是报答表姨当年对我的照顾。”

我把这件事跟老公说了，他批评我说：“你这人干啥事都爱把责任推给别人。你以为是随便说说而已，但你抱怨父母，会让他们觉得真是自己的责任……”

一直以来，我对父母说话都是无所顾忌的，抱怨他们几乎成了家常便饭。有段时间，父母跟我一起生活。母亲做的菜咸了淡了，我总是挑剔。父亲买了菜，我也总抱怨他图便宜买的菜不新鲜。我总以为，这些他们都不会在意，谁知给他们添了不少烦恼和压力。

平心而论，我是爱父母的。但为什么不能做到把最温柔的话语留给父母呢？我为此专门开车回了趟娘家。我向父母解释了一番，告诉他们我并不是真的怨他们，请他们原谅。父亲笑笑说：“没事，这钱先放在我们这里，你随时可以用。”母亲也说：“做父母的，不会跟儿女生气的。”

我暗自提醒自己，以后再也不跟父母抱怨或者抱怨父母了，因为儿女的不高兴和负面情绪父母会很在意。

马亚伟

娘也曾被父母捧在手心

“哎呀，我的宝儿！”外婆一声突然的惊呼，让我错愕。

一个下雨天，母亲随外婆出门，她一边扶着外婆，一边娘俩低声说着什么。可一个不注意，娘忽然打了个趔趄。要不是外婆及时出手，她就摔了。而这时，外婆的一句惊呼，让我恍然明白：娘也曾经是一个被父母捧在手心的宝。

这么多年，我眼里的娘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。田地里劳作，不少男劳力都被她比下去了；居家做家务，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；没有好的食材，她也能将饭菜做得有滋有味；做鞋、织毛活、刺绣，她更是让一众大姑娘、小媳妇儿折服——一个个跑我家来向她取经……

但是娘也是父母的宝。

娘小时候喜欢看戏。有一次，前山村有一家老人做寿，请了个戏班子唱戏。前山村到我家有四里多路，那时，正是秋收时节，家里一个个忙得脚不沾地。但是，为了满足娘的心愿，外公还是带着她去了。去的时候，她是走着去的；回来她走不动了，是外公背回来的。

娘说起这件事，很是得意。据她自己说，她哪里是为了看戏，就是为了与小伙伴们玩，为了让外公给她买吃的。那晚，外公给她买了瓜子、麻糖，还买了霜果。

娘在家里是老幺，最得外婆的欢喜。那时，家境窘迫，鸡蛋就是顶好的吃食了。每逢娘周末放学回家，外婆就会提前打发大姨小姨下地，然后打荷包蛋给娘吃，一次就是四个。为了不被两个姨发现，外婆会赶在她们回来之前，将碗筷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娘读初中的时候，有一个冬天感冒了。外婆知道了，买了一斤肉，做了一碗肉圆子，裹在胸前，送到了两里外的学校。而那一碗肉圆子，到了娘的手上，还是热气腾腾的。

每每提到这些事，娘总是一脸幸福的表情。

如今，我成了父母手心的宝，于娘的幸福深有体会。而外婆的那声“我的宝儿”提醒我，我也应该将父母当作手心的宝，让他们幸福得久一些，再久一些。

章中林

家有“捧场王”

在我们家里，论捧场，没人比得过我婆婆。

前不久，我和老公带她去西安玩，景区里人头攒动，赶上天气闷热，没走多远婆婆就满头大汗，后背的衣裳全湿了，黏糊糊地贴在身上。我看着过意不去，一边给她扇风一边埋怨自己：“妈，真不该这时候带你出来，这哪是看景啊，纯属花钱买罪受。”

婆婆正用纸巾擦着汗，听我这样说，立刻笑着指向前方的城墙说：“快别这么想！你看这城墙多气派，我要不来，这辈子哪能见到？再说，人多才说明地方好，大家抢着来，咱们能挤进来，这趟就值了！”

她眼里的光和那毫无保留的欢喜，瞬间便消融了我心头的愧意。

给老人买东西，最怕的就是对方说“乱花钱”或者“赶紧退了”。我婆婆从来不扫兴。有一回我给她买了件湖蓝色的棉麻连衣裙。她一拿到手就赶紧回屋换上，在镜子前左转右转，满意地说：“哎呀，这颜色真鲜亮，衬得我气色都好了。你的眼光就是好！”

后来听邻居说，她只要出门跟老姐妹聚会，必定穿那条裙子。还逢人就夸，说是儿媳妇买的流行款，面料清爽又透气。听到这些，我心里也十分欢喜。

上次老公出差给婆婆带回一箱奇形怪状的热带水果，有些果子的口味并不合她胃口，但婆婆还是每样切开，认认真真地品尝，笑呵呵地说：“活了大半辈子，还没见过长成这样的果子，真稀罕！托你们的福，我也是吃过热带水果的人喽。”

前阵子，我们给她家里换了一批智能家电，她在电话里夸赞说现在的科技真是发达，日子过得太省心了。我一直以为，婆婆是真的享受这些新鲜的事物。直到前几天小姑子来家里闲聊，才无意中透露了实情。

“嫂子，你是不知道妈是怎么跟那些家电斗智斗勇的。那个智能马桶不是感应翻盖吗？她去卫生间拿东西，怕那个盖子‘自作多情’地弹起来，每次都侧着身子，贴着墙根蹭过去。还有那个智能电饭煲，她老是弄混功能键。有两次按成了预约，菜都炒好了，打开锅盖一看，米还是生的。”

听着小姑子绘声绘色地描述，我原本也跟着笑，可笑着笑着，心里忽然像被细针轻轻扎了一下，鼻子有些发酸。

以前我只觉得婆婆性格好，情商高。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，那些听起来甚至有些夸张的赞美，那些对新鲜事物的极力包容，全是婆婆怕扫我们的兴、怕给我们添负担的温柔心意。

我的“捧场王”婆婆，把我们给她的一点心意仔仔细细地捧在手心里，转而又给了我们加倍的温暖。

郭菲霞

